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五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宋 褚伯秀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宋
褚伯秀撰伯秀杭州道士其書成於咸淳庚
午下距宋亡僅六年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載
至元丁亥九月與伯秀及王磐隱游聞古泉
則入元尚在也其書纂郭象呂惠卿林疑獨
陳祥道陳景元王雱劉壎吳儔趙以夫林希
逸李士表王旦范元應十三家說而斷以已
意謂之管見中多引陸德明經典釋文而不
列於十三家中以是書主義義理而不主音訓
也成元英疏文如海正義張潛夫補注皆間
引之亦不列於十三家以從陳景元書采用
也范元應乃蜀中道士本未注莊子以其為
伯秀之師故多述其緒論焉蓋宋以前解莊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提要

子者梗槩畧具於是其間如吳儔趙以夫王
旦諸家今皆罕見傳本實賴是書以傳則伯
秀編纂之功亦不可沒矣前有劉震孫文及
翁湯漢三序皆咸淳初所作也乾隆四十三
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原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戾偶
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
始悟其立言本旨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
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闢以
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
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鷄
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之不敢
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
不慕貴小不圖大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
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
爭奪大閥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
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
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
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莊子哉一
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己見示余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一

余喜其會萃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為序錄諸本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為序則不敢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於姑蘇寓舍木雞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原序

二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為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巖羽衣褚伯秀身近尺五之天而神游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為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

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予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於道山堂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原序

三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雱惠卿流毒螫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倪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岐亡羊之失特用索初意於千載之上會萃衆說附以已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爽

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於冊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為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為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原序

四

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叙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

解題一難俟博識考訂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原序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

宋 褚伯秀 撰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一

一

郭象註鯢鯢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鯢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

夫鵬翼大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馬遊氣鵬憑以飛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以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鯢化為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己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鯢之數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一

二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鯢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為始鯢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

命者其象在鯢夫物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鯢之初化為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離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陰陽迭運相為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三

陳祥道註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萬物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道遙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之藏明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為道南冥則出而為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搏飛之鳥水於方為北於氣為精於時為冬於數為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鯢之為物陰中陽也鵬之為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

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搏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鯢鵬之大其圍於陰陽也如此況蜩鳩斥鷃乎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為先以陰陽為原北冥生鯢化而為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所詣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四

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氤氲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夭閼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絕上下異見莫之能適矣

王雱註鯢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攝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遙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遙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

動必有極故搏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為累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鯢鵬以明天地陰陽之氣魚化而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經以南冥為天池天包地外則北冥亦天池也三為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為陽之極三函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己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

則一人之視天亦猶鵬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也林希逸廣齋口義云鯢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粒粟也鯢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是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南却如此下語可

見筆力

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鯢潛鵬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

趨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為能掠取聲利為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為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必鯢鵬以強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

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冥迷忘真逐偽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初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噓適所以相吹舉而莫足為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為逍遙遊也故以冠一經之旨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於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自一氣分而為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

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號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輾轉患累糾纏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耶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九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為逍遙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越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

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勉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十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

謂重言也棘之言鯢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為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草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

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鯢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如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

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於條末以釋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為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鯢鵬之論不在重釋知効官行比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為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為未立則所

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為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超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測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貴乎忘己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

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為不多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脩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礪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已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失之遠也夫治猶乎不治為出於

無為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次舉庖人尸祝各安所司鳥獸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

何所為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迹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十五

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為而功大燭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為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為之道既行則有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吉凶與民同患故

不免於有為有為之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不得不有為也

陳祥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聚而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十六

代之於彼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枝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內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以假人大寶惡敢輕受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為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

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知天命而冥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且論云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於箕山不為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一

所為燭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取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當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童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土

宜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

何後世之澆薄邪堯以燭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為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候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為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為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一

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蠻觸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為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為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觀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斷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廊廟之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之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猶眇視姑且也射